

为黑白世界冲洗出一点色彩

或许唯有意识到生命终点，意识到那终将由个人背负的死亡，人才能不偏不倚地讲述自己的人生，并把它放在历史与永恒的尺度上加以检视，不虚美，不隐恶。

□ 撰稿 | 谈炯程

故事开始于汉普郡朴次茅斯，昔日英国皇家海军的重要军港。克里斯托弗·希钦斯从这里出发，最终作为一名至关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抵达大西洋彼岸。他提出的认识论剃刀原理“凡是无需证据即可断言的，也可以无需证据即可驳斥”，被广泛应用于哲学和法律领域。

若将希钦斯的回忆录，与东尼·朱特晚年于病榻口述的《记忆小屋》对比，他们叙事重叠之处，一整个战后英美思想的激荡显影出来。这两位英国知识分子生卒年如此接近，几乎可以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同时代人，希钦斯 1949 年出生，2011 年逝世，朱特则生于 1948 年，卒于 2010 年。他们都从英国漂泊到美国，都为诸如《名利场》《纽约书评》之类的文化杂志撰稿，年轻时都接受过最传统的英式私校精英教育，有过左翼信仰，也都在一生中经历了思想的幻灭和转变。

或许唯有意识到生命终点，意识到那终将由个人背负的死亡，人才能不偏不倚地讲述自己的人生，并把它放在历史与永恒的尺度上加以检视，不虚美，不隐恶。作为一名曾经极为激进的无神论者，希钦斯抵达其终极时刻的方式极为平淡，他只是一如既往地思考、写作，一如既往地毫不掩饰其偏好与执念，人们或许认为其人生充满自相矛盾与自我拉扯之处，尤其是当左翼政治理论在 1960 年代后发生，他对



《希钦斯回忆录》
[美] 克里斯托弗·希钦斯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 年 6 月

1960 年代左翼话语的留恋，便导致对 21 世纪个人化、原子化的身份政治的反感。这本回忆录的后半部分由此沾染某种锋利而坚硬的笔调，与追叙青春岁月时的意气风发大相径庭：那时他所笃信的宏大变革，如今瓦解成日常生活中的一次凝视。

但在提及那个属于欧陆的“昨日世界”时，朱特工笔细描的是氛围，是恋物般的怀旧，是家人拥有第一辆雪铁龙轿车时的愉悦，第一次驶过刚刚通车的英吉利海峡隧道时的惊奇，是时代在细微处缓慢而剧烈的转变。希钦斯则更多讲述他作为媒体人的工作。

我们在《记忆小屋》里看见的是一个人，而在《希钦斯回忆录》中看见的则是一个名字如何形成，一个人又如何背负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公共性。前者是历史学家式的注视，是关于自己生命的微型年鉴史学，后者带有媒体人式的敏锐，是从时代的宏观视野向下俯瞰。重要的并非生活细节，并非某一刻的心绪，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思考，如何犯错，如何用词语一点点拼凑出社会公义的可能性。

这注定是微末而不可见的工作，知识人并非站在聚光灯下的明星，他们终其一生所能做的，或许只是在不断地冲洗一张底片，为这受困于黑白的世界冲洗出一点点色彩，而他们注视时代的方式，也经由这一点点色彩被留存。民

书讯

《衣裳哲学》

此书采用书中书、套中套的叙事框架，以“衣裳”为核心隐喻，提出了一套具有普世价值的生存哲学：面对时代变革与社会转型的阵痛抑或人生的困境，我们当像裁缝那样“透过现象拼凑本质”，以英雄和先知般的“自由意志”与“实际行动”，对抗虚无，拥抱信念，浴火重生。